

If you miss me【ココイヌ】

那一夜就像夢一樣降落到他跟前。

「可可？」

自己只是突然想起牛奶沒了而跑了一趟便利商店，誰也沒想到會是這副光景，就在自己眼前，比身後店員的謝謝光臨還快抵達地面的，一臉稀鬆平常地蹲踞在店門口的人。

「阿乾。」

啊啊、自己最重要的_____。

他眨眨乾澀的眼睛，便利商店無機的燈光打在兩個本就白皙的人身上，像是要穿透過去，衝擊的現實雖沒有真正帶來什麼天搖地動、分崩離析，但仍是有一點，乾青宗想，是有那麼一點想吐沒錯。

我們去喝一杯吧。

嗯。

輕描淡寫得好似那些別離一點都沒揉進去。

他領著他一路到了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居酒屋，也不是多隱密的地方，就是足夠寧靜，幾桌客人、幾盞昏黃的燈，九井一隨便叫了點東西。

阿乾，這些你可以吧。

他點點頭，酒呢？

手上的牛奶因接觸到悶熱的夏夜氣息而結上了一點一點的水珠。

他又點點頭。

「是啊，後來就...」

他沒想過再見到面時該和對方聊些什麼，畢竟本來以為是不會再見面的，漫長的十幾年間，他甚至沒有夢到過這個人，對了，那是不是更正一下好呢。

是像夢(劃掉)亡靈一樣落下的吧。

亡靈坐在自己的正對面，褪去了黑色的髮辮，現在的可是怎麼樣的呢？乾青宗看著對方的輪廓，又在自己腦中描了一遍，又一遍，好像，就是可可的模樣沒錯。

偏題了，好，所以要聊些什麼呢？

說不準有或沒有的未來？充滿秘密的現在？好像都不太妥當，那過去吧？自己也是無語了，哪個部分？將他們綁在一起的亡者，還是那段幾乎要把兩個人活成一個的歲月？

就在他還糾結著的同時，對方早已像沒事人一樣侃侃談起自己的近況。

也是，可可很擅長的啊，他真真假假地說，自己就有一句沒一句地聽。乾又抿了一口生啤。

「我現在在機車店工作。」他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是了，還有什麼事是天下的梵天的九井一不知道的呢。

乾點點頭，一邊喝著酒，終於也開始一邊繼續斷斷續續地說著，說著一些日常瑣事，遇到的客人、最新的車款、租屋處、大街、電視節目，說著那些平凡的生活，所有的血氣全都隨歲月沖刷而去流了個乾淨。

純粹無垢的你。

九井一眯起眼，視力不好的人肯定是不知道這副表情的。

酒水與低低的話語聲編織成不存在的夜。

對面的人撐著臉頰，漂色染淺的長髮落在桌上，像長出的樹根，纏繞住自己指尖，那是逐漸加劇的，越發的，乾青宗感覺得到，那道灼人的視線燒在自己的臉上，他沒看他，但不看也知道，九井一的視線赤裸而直白，而空白。

而空白。

所以有一瞬間，那一瞬間，他覺得已經最後的一瞬間。

乾抬起頭。自己始終只能被評價為悲慘的視力中，那個人模糊不清，他在那裡，在那裡，穿越往苒的光陰，在那裡，看著，看著的是...

如今...

他幾乎要說出口了。

「青宗」

夢醒了。

其實他沒有再見過九井一，任誰問起他的答案都只是那是買到了壞掉的牛奶的一晚。

因為九井一不會叫、也沒有叫過自己的名字，這可是跟他的詛咒死死綁在了一起、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，至少他是這麼認為。

所以，他沒有（也不可能有）再見過九井一。

幾個月後，一個包裹送到了機車行。

乾青宗看著裡頭的一根小指，默默哭了。

他沒有(也不可能有)再見過九井一。

FIN